

15th St. Jerome Translation Contest

2020 EDITION

Chinese Student prize



Jun Jiang

蒂娜·特纳 (Tina Turner) 正快意人生，享受当下

50年来，特纳一直是摇滚乐持久力的象征。她改编的《骄傲玛丽》比原曲时长多了四分之三，而且原唱约翰·弗格蒂 (John Fogerty) 还没有一边劲歌一边热舞呢！二十多岁时，她和艾克·特纳 (Ike Turner) 一道成名；三十多岁时逃离他的虐待；四十多岁时在流行乐榜单闯出一番天地；六十到七十岁间一直忙于世界巡演；而现在——她只想睡个懒觉。

所以下午两点，我才到达她家。欧文·巴赫 (Erwin Bach) 是特纳可爱的德国丈夫。他开着越野车来接我。房子的名字叫“阿尔冈琴城堡” (Chateau Algonquin)——是啊，蒂娜·特纳的房子怎么可能没有名字呢？这栋房子和卡通片里的宫殿一样生机盎然：常春藤沿着墙壁蜿蜒而上，园丁正在精心打理灌木，穹顶状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真马大小的双足马雕像，屋里还挂着一副装裱过的画像——画的是埃及女王造型的特纳。路易十四风格的镀金沙发挤占了整个房间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蒂娜·特纳正懒洋洋地躺在其中一个沙发上，四肢舒展。

特纳今年79岁。她已经退休十年了，现在仍十分惬意地享受着“无所事事”的时光。她告诉我，“我不唱歌，不跳舞，也不打扮”；甚至连她的假发也“放飞自我”，从原先的直发变得蓬松杂乱。要知道，特纳可在她最近的回忆录中称假发为“蒂娜·特纳造型的关键部分”。尽管她不再登台唱歌，但她的嗓音还是一如既往的迷人。叫她丈夫时，她会用浓重的欧洲大陆口音；取笑他时，嗓音又会变得低沉、颤抖，还带有铿锵的刺耳声——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这不是女人的声音”。

她并不怀念登台演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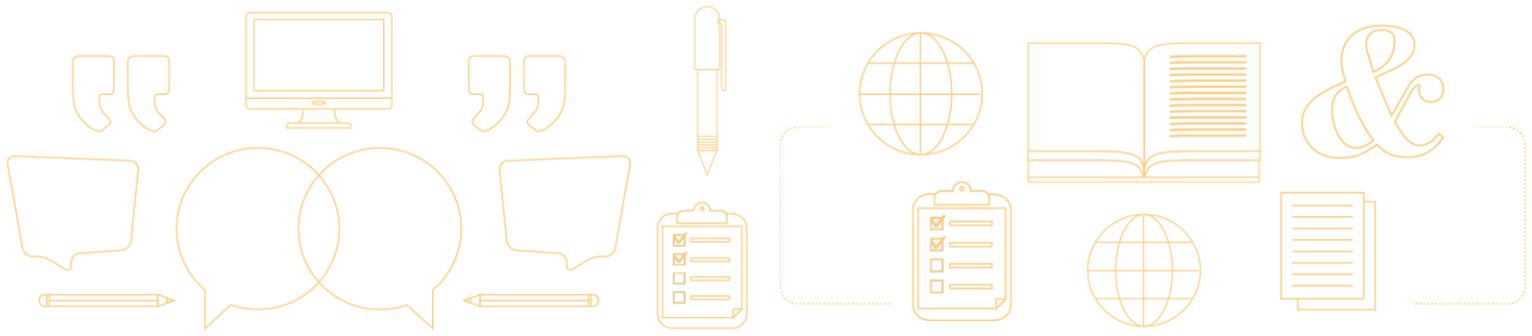
[...]

不过，她时不时也会坐车出行，广播里放着歌，巴赫在一旁礼貌地轻声哼唱。她会完完全全以蒂娜·特纳的风格来表演这首歌，在座位上手舞足蹈，惬意地哼着歌，以此招呼在场唯一的观众。有一首歌深深吸引着她。“哦，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她对在隔壁房间转悠的丈夫喊道，“亲爱的，那首歌叫什么名字？”她紧接着唱了起来：“我想要像——这样的东西！”

巴赫大声回应她：“这是酷玩乐队的歌！”

“酷玩乐队”，特纳重复道。“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”她开始大加赞扬克里斯·马丁 (Chris Martin) 的声音富有魅力，而且这种魅力一开始很难察觉。“他没有特别棒的黑人低沉嗓音，像摩城音乐 (Motown) ——”

“——那首歌叫《酷玩与烟鬼》！”巴赫大喊。



“这不重——要——”她大声吼了回去，仿佛要用尽全力把烟鬼从地球上赶出去，才不管他究竟是什么呢！特纳狡黠地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这就是酷玩乐队”。

[...]

1995年，这对夫妇搬到了瑞士。经历过乱糟糟的生活后，特纳很喜欢瑞士人对秩序的热爱。这里一切都按规矩办。特纳不会说德语，但实际上，她很愿意用德语和别人交流。“不通德语”意味着人们也不期望她能滔滔不绝、侃侃而谈。如果有人聊了什么趣事，特纳一问丈夫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。

通常来说，特纳起床后，总管家迪迪埃（Didier）会给她做些燕麦粥。迪迪埃是个身材非常高的瑞士人。他穿着亮色的polo衫，整排扣子扣得严严实实，脸色腼腆。吃完早餐，特纳一般会去购物。

阿尔冈琴城堡四处都是精美的物件：一对造型新颖的城堡钥匙（特纳坦言：“在我看到城堡有多大之前，我是真的很想拥有一座城堡”）；巨型紫水晶的碎石，装饰在泳池周围（“这块儿紫水晶是份礼物”）；相框里古埃及皇室石棺的照片（特纳觉得自己前世是皇室的一员，迪迪埃也是成员之一）；一个挥舞着剑的前哥伦布时代神像，这是她在将要永远离开美国前拍到的（“当时，我很喜欢他”）。所有的物件都陈列在外：既然她买得起，城堡又足够宽敞，特纳说：“我就想看着它”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19/09/09/theater/tina-turner-musical.html>